

新年音乐会这种以管弦交响乐演奏来迎接新年的形式诞生于欧洲，始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1847年12月31日，一场音乐会正在维也纳郊外一个露天舞台举行。当时莱比锡一家报纸描述道：“指挥是一个卷发、肤色黝黑的人。他的嘴唇微向上翘，给人一种富有天才的印象。他举起小提琴，随着琴头的摇动，明快流畅的音乐便从一个规模虽小但素质很高的乐队中飘荡出来。”这个指挥便是老约翰·施特劳斯。一个半世纪前的这场音乐会，就是现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起源。1939年12月31日，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上举办了首届“新年音乐会”，迄今为止，在施特劳斯家族华尔兹、波尔卡和进行曲轻盈而富有活力的节奏中，开始新的一年，成为当地的一个传统，并逐渐被世界各地借鉴，成为庆祝新年的重要方式。

1987年，中央电视台首次转播指挥大师卡拉扬执棒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并在转播时对乐曲的内容、时代背景以及奥地利的风土人情进行介绍，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创办于1993年的广州新年音乐会、创办于1996年的北京新年音乐会和成都新年音乐会，是我国比较早的新年音乐会品牌，现已分别成为所在城市的重要文化名片。时至今日，聆听新年音乐会是全年的社会音乐活动中最令人期待的“冬季限定”，也是乐迷们不可或缺的仪式感之一。

中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教师李月晴注意到一个新趋势，最近几年，国内外新年音乐会的市场也“卷”起来了，曲目策划、音乐家阵容备受观众的关注，以2023年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为例，节目单上不包括返场加演的15首乐曲中，有13首是首奏。“过去一百多年，新年音乐会一直被看作是古典音乐界的标志性仪式，是人们了解欣赏古典音乐的重要窗口，还是各大乐团展示自身实力的重要舞台。施特劳斯、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音乐大师的作品集中呈现，交响曲、管弦乐、协奏曲等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轮番上演。以国内为例，近年来，虽然各地的新年音乐会在保留曲目选择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施特劳斯现象’，但新增曲目也日渐多元化。这些曲目不仅体现了大众的审美趣味，也反映了音乐界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向。”

可以看到，新元素、新题材和流行音乐的加入，让新年音乐会新意频出。今年，《活在爱里面！》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新年音乐会已是第四个年头，毕竟有什么比《活爱》这样一首“舞曲”更具备过新年的仪式感呢？还有这样一场高雅而不高冷、古典而不传统的音乐派对，它让人想起每年夏天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BBC逍遥音乐节，在能容纳5000人的现场，观众可以像看球赛一样看一场高水平的音乐会，不用太在乎观演礼仪，自由自在地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这就是朗朗、林大叶、石倚洁领衔的《与大师携手未来新年交响音乐会》。上个月，朗朗刚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带来了两场音乐会，现场因这位古典巨星沸腾。有人问了朗朗一个问题：未来20年，还会有年轻人对古典音乐感兴趣吗？朗朗说，这些年，他目睹了许多古典音乐会的震撼、古典音乐爱好者的痴迷、古典音乐作品的长效和古典音乐节的繁荣。“随着时代的演变，古典音乐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呈现比较单一的格局。这些年来，古典音乐教育更加普及，古典音乐会更加‘流行’，上座率不断提高，许多重要城市都兴建了新型大剧院、音乐厅，几乎各省都有自己的交响乐团，听古典音乐会不再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慢慢成为一种精神生活的需求，融入更多人的生活。”

专家观点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乐音通过卫星信号进入中国已36载，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在新年来到之际听一场音乐会”已经从一种带有猎奇感的时尚变成了习以为常的仪式，尤其是今年全国音乐演出市场爆发后，“新年档”毫无疑问地被乐迷们寄予了对于2024年的新期待。

新年音乐会听的是什么？鉴于新年音乐有着多种功能承载的特殊性，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麦琼带来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麦琼认为，音乐会是几百年来人类文化创造的最高成就，“好的文化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城市的工业文明发达之后，音乐会是实现市民审美理想的‘最大公约数’，甚至可以说，音乐会是文明社会中健康文化生态的基本保证。”这不仅体现在音乐会催生出无数伟大的音乐作品，更在于其本身——作为一种审美仪式的意义。音乐厅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承载，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成熟的社区都将音乐厅作为标配和“首善之所”来建设，说明人们对此已经是集体自觉。“为什么人们热衷于去参加音乐会呢？这个问题既好回答又不好回答，就类似于为什么人们希望幸福生活一样。就是喜欢啊，欣赏音乐是美好的，寻找、享受美是人的本能，而音乐会提供了这种可

我们为什么要听新年音乐会

还有几天，就是新年了。在2024年到来之际，用一场音乐会叩响新一年的乐章，是不少人迎接新年的方式之一。昨晚，2024成都新年音乐会奏响万千气象，始于1996年的新年音乐会早已是成都辞旧迎新最具标志性的文化活动之一。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新年音乐会在我国已成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文化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新年前后，有100多个城市举办各种类型的新年音乐会。

我们为什么会在新年去听音乐会？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黄宗权认为，如果站在一个国家或者文化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国的新年音乐会大致具有四个特征：“传播公共性”“承续节庆性”“文化精华性”和“民族特异性”。“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新年音乐会展示的总是人类文明、优雅的侧面，轻松、热烈、欢快、喜庆几乎是所有新年音乐会的共同特点，这也满足了人们对新年的期待。其审美意蕴、艺术价值和仪式感，呼应了哲学家席勒所说的‘振奋性的美是一种需要’。”中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院长吴涵教授进一步认为，新年音乐会已经从单纯的文艺演出发展成一种艺术符号、文化品牌，欣赏新年音乐会也逐渐成为国人的一种新年俗。



越来越有中国味道

新年音乐会作为舶来品，在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味道越来越浓，时间也从元旦持续到春节。吴涵教授表示，更大的变化表现在曲目选择上。“演出曲目此前几乎照搬，清一色的施特劳斯、贝多芬、莫扎特等。如今，当欣赏新年音乐会成为国人的新年俗，各地新年音乐会的曲目则日益本土化、地域化，不仅有西方古典音乐，还有大量民族民间音乐。”

以成都的新年音乐会演出市场为例，就有《天姿国乐·春江花月夜》2024国潮新年音乐会、《二十四伎乐戏周国风音乐会〈唐·宫乐宴〉2024新年版》等相继上演。从六月盛夏到岁末冬寒，成都出品的《唐·宫乐宴》走过了全国20多个城市，场场爆满。单是本月25日晚在上海的演出，已经是第三次登陆沪上，每一场音乐会，“就像是一场传统文化爱好者的大联欢，我们和

观众的双向奔赴。”二十四伎乐主理人吴彦霖表示。

自从2020年接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以来，琵琶演奏家吴玉霞内心一直有个声音：“维也纳有新年音乐会，为什么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新年音乐会？民乐根植于我国文化的肥沃土壤，随着民乐逐渐被大众了解、喜爱，我们可以越来越多地在重要场合演奏民乐，用本民族的音乐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人的情感，传递中华民族文化。”于是，国家大剧院与吴玉霞一拍即合，2021年首次推出了“国韵悠长——中国民族管弦乐新年音乐会”。这场被誉为民乐界超一线演奏家“顶峰相见”的音乐会，本月23日又如约而至，星光璀璨。指挥家张列执棒，会聚了古琴演奏家龚一、二胡演奏家于红梅、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阮咸演奏家冯满天、唢呐演奏家牛建党、青

年打击乐演奏家尹飞等老中青三代民乐人，在悠长的国韵中，观众听见海纳百川的融贯之美及包容并蓄的民族气概。

25年前的除夕，从金色大厅里飞出的第一支经典，不是惯常的施特劳斯圆舞曲，而是李焕之的《春节序曲》。1998年1月27日，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里，指挥家陈燮阳率中央民族乐团第一次奏响了中国民族音乐。如今，在这座音乐厅里，每年春节期间上演“中国新年音乐会”已成常态，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在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看来，民乐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爱，这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作为民乐人，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传统民乐，一定要有所创新。我们不仅要把这份具有时代特色、时代印记的中国民乐传递给中国观众，更要传递给全世界观众。”

新年音乐会，传达着全世界的人们对文明、欢愉、向上与和平的期待。2024即将来临，前路总有未知，幸有乐声相伴。

演奏家的明星效应是核心，新作品推荐一般是不适宜的。”

回看柏林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的品牌早被维也纳爱乐乐团“注册”，抢了先机，当然不能像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那样年年重复曲目，而是需要另辟蹊径。新年音乐会其实就是精品音乐会的打造。虽然有着非常开阔的曲目选择，不过为了契合新年气氛，也颇费思量。他们的指挥不玩神秘，一般由音乐总监执棒，却在主题内容和特色上做文章，并不随意。“就个人的审美意趣而言，我更喜欢柏林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获得惊喜的概率大得多。两巨头之外的新年音乐会，多数倾向于柏林爱乐乐团的模式，因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已经是世界的唯一。”

麦琼还说，环顾近年来中国各地新年音乐会，似乎比欧美日韩更为形式多样，灵活性强。近年还有花样层出的创新，有自娱自乐的，有打明星牌的，也有商业考量的，不一而足。譬如线上线下结合的，利用新的传播技术满足更多朋友的参与感，从商业出发的话可以圈尽可能多的朋友。这时听什么很重要，是需要多种因素的考量。而将新年音乐会与酒会联谊，挖掘这种文化的深度与宽度，凸显的是音乐社交，听什么就是其次了。



Lifestyles 琴台

12 成都日报



2023年12月28日 星期四

高雅、轻松 华丽、热烈

如果说在21世纪的今天，一向被视为小众艺术的古典音乐在哪个时刻可以成为突破艺术界限、走入全球视野的焦点事件，拥有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电视转播、上亿观看人数和动辄百万级唱片发行量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代表。

在2024新年来临之际，对于很多音乐爱好者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仪式，便是观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高雅、轻松、华丽、热烈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最大特点。2024年1月1日，CCTV音乐频道和央视网“央视音乐”账号将同步推出。

2023年奥地利指挥家弗朗茨·威尔瑟-莫斯特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刚刚结束，维也纳爱乐乐团就公布了2024年的指挥——克里斯蒂安·蒂勒曼。这也是他继2019年首次登台之后，再度回归金色大厅执棒新年音乐会。

蒂勒曼被媒体一致认为是德国古典音乐复兴领军人、最权威的德奥作品诠释者之一。而在中国，广大乐迷亲切地称他为“大熊猫”，这一绰号的由来主要在于他那熊一般的魁梧身形，和他那在指挥台上略显笨重的手势及动作。

蒂勒曼1959年出生于柏林，目前，担任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首席指挥的蒂勒曼仍旧与世界上许多一流乐团保持合作，其中也包括维也纳爱乐乐团。今年9月，他也获得了全新任命：即将从2024年9月起接替巴伦博伊姆，担任柏林国家歌剧院总监一职，为保持和扩大歌剧院影响力而努力。

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主席丹尼尔·弗洛绍尔早前公布了2024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的曲目，其中共有约翰·施特劳斯《费加罗拉丁西波尔卡》《夜莺快速波尔卡》等9首作品是首次出现。指挥家和乐团不仅挖掘了施特劳斯家族成员的一些冷门作品，还首次将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安东·布鲁克纳的作品纳入音乐会中，《四对舞》将会回响金色大厅。之所以选择布鲁克纳，是因为2024年将迎来这位作曲家诞辰200周年。

蒂勒曼早在2018年就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共同计划，在未来5年完成对他所有交响曲的演绎，以此来迎接盛大的2024诞辰纪念。2018年5月2日，他们率先演出了布鲁克纳的《c小调第二交响曲》，获得了包括《留声机》杂志在内的多家权威媒体的报道和赞誉。随后，蒂勒曼与乐团的每一次布鲁克纳演绎都备受瞩目，他们共同录制的布鲁克纳交响曲全套专辑也已发行。近日接受采访的蒂勒曼说：“现在的我相比年轻时，已经更能够触摸到作品的脉搏，这对我诠释布鲁克纳的作品至关重要。越到生命后期，布鲁克纳对交响曲的整体结构愈发精通，在指挥了第八、第九交响曲三遍、十遍甚至更多之后，我会思考：是不是应该让渐强晚一点再推进？”正是这份对音乐的执着探索与敬畏之心，让全球的音乐家、交响乐团和乐迷都非常喜爱蒂勒曼和他的演绎，并将他视作是指挥大师富特文格勒和卡拉扬的继承人。



作者：高鹏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实现审美理想的最大公约数

能。这大概是最简单的回答吧。而要找到理据，逻辑严密地郑重回答这个问题，却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不过，这个回答的必要性不强，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倒是另外一个问题常常被对新年音乐会不甚了解的朋友提起：新年音乐会听的是什么？”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麦琼说，首先就要理解新年音乐会是音乐会中的一个独特品种，不免有些文化属性上的特殊性。“其实要说特殊，也不能过于夸张，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是可以与一般音乐会无异的。只是因为除除夕和新年档期主办，时间因素决定其庆祝新年、普天同庆的功能。”这就不得不提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音乐会中特殊的特殊，是一百多年以来奥地利人一直刻意培育的文化IP。“1987年春天，中央电视台录播了由指挥大师卡拉扬执棒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迄今为止，在央视几十年的坚持渲染下，新年音乐会也成为新时期的一道文化风景，与同期诞生的春节联欢晚会相映成趣。在逐渐富裕起来的大城市也都相继拥有了自己的新年音乐会。原来自己没有条件的地方（主要是小城市和企业机构）也以购买的方式过了一把瘾，如今连县区和学校也纷纷建起自己的乐队热闹了起来。”多了，自然就会变得多姿多彩而又鱼龙混杂，不免惹来微词。不过，麦琼看来，新年音乐会虽不能代

表近年音乐文化的发展水平，但是其普及古典音乐的积极意义不容忽略。

其次，新年音乐会到底听什么？“既是辞旧迎新，自然是应该高高兴兴，东西方都一样，文化形式有异，精神实质是一样的。过年，在农业时代就代表着很高的文明。平安、吉利、喜庆，跨越，需要一个仪式感强的集体方式，内容一般是被淡化的，气氛的营造和吉祥的寓意至为重要。”用什么内容才能体现这种仪式文化？换句话说，新年音乐会我们能听到什么呢？麦琼说，观之世界目前两巨头（维也纳爱乐乐团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似乎可以作为典型代表。他细细道来：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主要演的是自己引以自豪的施特劳斯家族作品。优美的圆舞曲和活泼喜悦的气质，自然契合上述言及的新年气氛和仪式要求。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高水平演奏，以及养眼绚丽的风光、翩翩起舞的俊男美女，也不乏气。“因此，即使是年年‘拉德茨基’又何妨，要的就是这种固定模式的亲切感。再玩一下神秘的指挥遴选和新曲选择等话题，每年岁末人们翘首期盼也就不足怪了。对于某些乐迷，‘听指挥’也是一个噱头。这一套路大小新年音乐会常玩，耳熟能详的曲目一定是音乐会的曲目主体，指挥和